

兰陵萧氏是一个绵延中古的大族，由寒门而世族，由世族至皇族，再成为唐代的相门，最后在五代时期湮没无闻，“世家之盛，古未有也”（《新唐书·萧瑀传》史臣语），其家族发展代表了中古时期世家大族的发展历程和命运。

萧氏溯源

萧氏本是殷人后裔之一支，子姓，周武王灭殷后将萧氏等“殷民六族”让鲁国监管，由此可以推断，萧氏等殷民后裔应住在鲁国附近。根据先秦时的得氏传统，“因生以赐姓，胙之土而命之氏”（《左传·隐公八年》），“萧”也是他们居地的称呼。

“萧”地（今安徽萧县）春秋时期屡见于典籍，先为宋的分国，到战国时则是楚国的邑地。

“萧”由“氏”转为“姓”的时间当在战国时期。萧地的子姓人也就放弃了原来的姓，而姓萧了。

萧氏在战国以后的发展，《南齐书·高帝纪》、《梁书·武帝纪》、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的记载基本一致，而《南史》的记载则与之有别。李延寿根据颜师古《汉书注》的考证，不同意将汉代宰相萧何、萧望之列在同一世系中，关键在于《汉书·萧望之传》并没有记载萧望之与萧何同族，因为萧何、萧望之均是汉代勋贵，如果是出于同一族，那将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，《汉书·萧望之传》肯定会有记载；因此，将萧何、萧望之列在同一族，是齐、梁人在认祖归宗上的牵强附会。

既然萧何、萧望之不同族，则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分别代表着萧氏在后世的两个分支。萧何是丰沛人，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的记载，从萧邑迁移到丰沛的时间大概是战国末期。萧望之是东海兰陵人，据《南齐书·高帝本纪》“萧何居沛，侍中彪免官，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”的记载，萧氏早在汉代就已经迁移至此，经萧望之又有一支由兰陵迁往京兆杜陵。

兰陵萧氏

“兰陵”是一个历史地名，在历史的发展中屡有变更。兰

陵最早是楚国设置的县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。西晋元康元年（291年），晋惠帝分东海郡置兰陵郡，隶属于徐州。隋朝大业初废，以后不再复置。

南方兰陵郡始设于东晋大兴三年（320年）或略后，治所在兰陵县，即今江苏武进县西北，实为侨郡。刘宋永初二年（421年），下诏令南方所有侨郡、侨县名前加“南”字，于是南方兰陵郡、县也就改为“南兰陵”了。萧梁天监元年（502年），梁武帝改南海郡为南兰陵郡，改武进县为兰陵县，兰陵郡的治所就在兰陵县（今江苏丹阳市东北）；原来的兰陵郡、县也就随之而废除了。南方兰陵从此成了皇帝故里。

兰陵萧氏南迁的大体时间，在西晋末年的“八王之乱”和永嘉南渡之时。永嘉之乱引起了中原人民前所未有的南渡浪潮。永嘉五年（311年），随着东海王司马越全军覆没，山东全境沦陷，山东世族之迁移浪潮当也基本停止。因此，从永嘉元年到永嘉五年的这五年，就是山东世族集中南渡的时间，也是兰陵萧氏南渡的大体时间。

萧氏南渡后，居住在“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”。晋陵郡属南徐州。南徐州邻近建业，是永嘉南渡后北来流民最为集中的地区，也是南渡世族最为集中的地区，琅邪颜氏和江左第一高门琅邪王氏即居住于此。从家族整体来看，在高门汇聚的武进县，当时的萧氏家族应当说仍属于寒门，因为作为家族首领、率领家族南迁的萧整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官吏淮阴令，这

样的官品在当时无疑属于寒门；而且，从萧氏女子嫁给宋武帝刘裕来看，刘裕年轻时是属于寒门当无疑问，萧氏与其联姻，也可以证明萧氏家族属于寒门。但是，从其家族进行千里长途的举族大迁徙，且能保持家族的完整性来看，兰陵萧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甚至武力都不是一般的普通寒门所具备的。由此推知，南迁前后的兰陵萧氏是个大族应当可以肯定。

齐、梁时期是兰陵萧氏发展的鼎盛阶段，他们一跃成为皇族，处于权力与财富的极度尊荣之中。然而，梁朝末年的侯景之乱打碎了萧氏的升平之梦，他们国破家亡，有的死于非命，有的流离失所，只有萧统的后裔苟保一隅（即残梁），附庸于周、隋。隋文帝一统江南，萧氏又成了隋朝的外戚，隋炀帝娶萧统裔孙为妃（即萧妃），这成了萧氏中兴的契机。在唐朝，萧妃的胞弟萧瑀任太宗朝宰相，成为有名的凌烟阁兴唐功臣。此后，兰陵萧氏还有九人出任唐朝宰相，在唐代的相门中，宰相人数仅次于河东裴氏。可以说，隋唐时期是兰陵萧氏的复兴时期，“凡八叶宰相，名德相望，与唐盛衰”（《新唐书·萧瑀传》）史



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石刻



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



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刻

臣语)。五代十国时，萧顷、萧愿父子曾出仕于后梁、后唐，萧顷一度出任宰相。但是，兰陵萧氏走向没落的历史命运是无法违拒的，此后，其子弟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线，终归于湮没无闻。

兰陵萧氏家族命运分析

南渡之后的兰陵萧氏，其发迹的契机是宋武帝刘裕的继母萧文寿，她得到了刘裕的敬重，于是，萧文寿的弟弟萧源之、侄儿萧思话得到了飞黄腾达的机会；萧道成的父亲萧承之跟随萧思话转战南北，立有战功，初步奠定了兰陵萧氏走向一流门阀的基础，在齐、梁时期达到了极盛。

兰陵萧氏走向极盛的过程，其实就是其家族军功积累的过程，可以说，军功是这个家族走向极盛的直接原因。萧思话任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督二州军事，率领萧伟、萧承之、萧汪之、萧坦等人平定梁州民乱，其功绩被宋文帝“下之史官”（《宋书·萧思话传》），载入史册。萧道成随父亲萧承之转战，在刘宋后期权臣起兵问阙、国君猜忌好杀的政局中，萧道成平定叛乱，逐步登上了辅政大臣的地位，最后剪除其他辅政大臣，篡权建齐，兰陵萧氏从此居于时代舞台的最中央。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也是军人出身。南齐末年的政局内忧外患，萧衍积累军功至雍州刺史，起兵夺取政权，建立梁朝。兰陵萧氏出将入相，人才辈出，形成了权势和文化上的集团优势，达到了其辉煌的顶点。

梁末历时五年的侯景之乱，使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巨族迅速衰败了。其兴衰匆匆的家族命运是值得深思的。即使在魏晋南北朝这个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里，也没有比这更典型的了。不要说六朝门第王、谢二族，就是其他一些世家大族，如河内司马氏、清河崔氏、河东裴氏等，都没有如此的兴衰匆匆。为什么？

1. 兰陵萧氏家族兴衰匆匆的重要原因是六朝贵族制度的崩溃。经历了侯景之乱后的江南社会，贵族阶层基本被摧毁，历史的主角更换了，代之而起的是“岩穴村屯之豪长”。所以陈寅恪先生说：“侯景之乱，不仅于南朝政治上为巨变，并在江东社会上，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。”（《金

明馆丛稿初编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版）而当最后一批南朝贵族——江陵士女被驱入长安后，延息于江陵的南朝贵族也就基本上覆没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则兰陵萧氏的结局正是所有江南世家大族的共同命运，即它们必将随着江东贵族制度的崩溃而一同走向覆没。

2. 兰陵萧氏不同于其他世家大族的特点还在于，在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中，兰陵萧氏是作为皇族而被历史的洪流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，他们走在历史运动的最前沿，因此，其家族成员的命运就是，要么继续保持住自己的皇族地位，要么被推翻；而被推翻后的命运将很可能是沦为刀下鬼或阶下囚，不像其他世家大族还略有延息的可能。

3. 兰陵萧氏匆匆覆亡的根本原因，在于其家族整体的政治和文化价值取向。兰陵萧氏作为皇族、甲族，掌握着政治上的绝对主动权和最高决策权，从政治层面上看，他们理应高瞻远瞩、深谋远虑，积极、能动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。可是，萧氏成员却沉溺于佛学，醉心于文学，吟咏着风花雪月，追求着与甲族门第间的攀比，维护着日渐腐朽的贵族制度，甚至幻想着用佛教来治国。这种政治价值取向，必然会导致他们疏于管理和决策。然则梁朝后期政治决策中许多重大的、甚至是荒唐的失误之出现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因此，萧氏家族整体的政治和文化价值取向，决定着他们必将随着六朝贵族制度的腐朽而覆没；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，只是促发了他们的崩溃，即使没有这两场大的变故，萧

氏家族也必然会在他们的政治取向中覆亡，所不同者，只在于覆亡的时间而已；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只不过是历史必然走向中的一些偶然因素罢了。

这样看来，兰陵萧氏的命运，是由其特殊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，是萧氏家族整体的政治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决定的，是不可避免的。而这样的家族命运，其实是在一百多年中浓缩了六朝所有世家大族的命运，因此，它在六朝士族中更具典型性。

虽然兰陵萧氏家族整体在梁末就覆没了，但其家族之一支却又顽强地绵延了三百余年，正所谓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”。萧氏后裔之复兴与绵延，尽管也与唐代看重门阀的制度有关，但主要还是因为其家族的皇族历史和优雅的家族文化传统，而其走向没落则也是隋、唐科举制度兴起后，统治阶层内部构成成分趋向多元化发展的历史必然。郑樵《通志·氏族略》序言云：“自隋、唐而上，官有簿状，家有谱系……所以人尚谱系之学，家藏谱系之书。自五季以来，取士不问家世，婚姻不问阀阅，故其书散佚，而其学不传。”郑樵说的是谱牒之学的兴衰，但我们很容易从此推论：郑樵所说也正是中古士族的兴衰。郑樵以五代为下限，以隋、唐为其间的过渡阶段，上溯到魏晋南北朝，这个发展历程，正是中古世家大族鼎盛、复兴、没落的历程，当然也完全可以概括兰陵萧氏及其后裔的发展历程。

作者单位：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